

# 日本文鈔

上

		一八三五九	和書門
	二一四	二一三	
三冊	架	函	號類

354

庫文閣内		一八三五九	和書類
二四函	三冊	架	

詩文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59
冊數	3 ( 1 )
函號	204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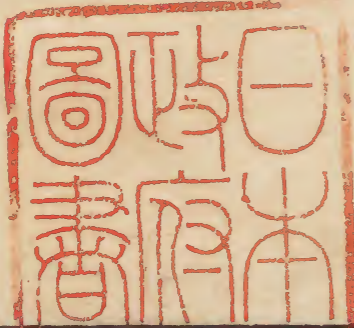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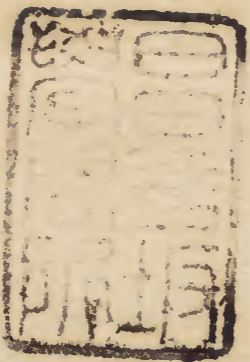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本文鈔序

淺草文庫

梁昭明太子有文選博采詳  
擇古文幾盡矣猶伯樂一顧  
冀北空群也後世雖有繼做  
者眼乏識鑒之力騏驥款段  
雜厠于皂櫪謂之無選不亦

晉書卷八



可乎。

皇朝古有文粹。騰雲絕塵者  
集焉。亦當時之妙選也。輓近  
何寥寥乎。方今  
朝廷崇儒術。重辭藻。搢紳與  
武弁咸講書肄文。至治之澤。

洽于黎庶。閭閻邨墅亦聞唔  
咿之聲焉。頃者五雲源氏輯  
日本文鈔。閱之則近世文章  
之神駿。騰驤磊落于此。謂之  
鈔者謙耳。其實選也。夫千載  
而下。同鑒昭明氏者乎。五雲

源氏今之伯樂哉七十一

寬政十二年庚申冬十二月

從二位菅原在熙撰



合于恭淑國同御望衣調御

日本文鈔目錄

卷之上

序二十九首

記十九首

卷之中

題言八首

跋五首

論四首

辨三首

說六首

贊八首

銘十二首

傳五首

卷之下

紀事十六首

文六首

雜文四首

書二十六首

日本文鈔目錄畢

日本文鈔卷之上

平安 源世昭君哲甫輯

序

初學知要叙

貝原篤信

聖人無世立教之道載在典籍後世君子又為之輔翼指示其門戶然後其法大備而無遺缺焉雖古之去今遠矣然往聖之遺經長在焉後賢之傳注亦常存焉炳乎如日月之中天雖昧者一覩之則無不明故其言可考其道可求由是而之焉坦若大路然何

難知難行之有。豈匪後世學者之太幸乎。宜日月熟讀研究。循環沒齒也。然簡帙浩穰。不易每偏觀而盡誦。而吾曹恐不能知其要。守其約。夫學者之於載籍也。固欲博洽。然所守不約。則泛濫無功。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亦曰。多看而不知其要。書肆耳。予於是乎。自不揣謏陋。頗纂輯於經傳子史之中。最切要而可識。簡約而可守者。以類聚而成編。暮齡衰懶之餘。欲備昕夕之觀覽。而自便誦讀。庶乎不使吾志至荒廢。以為不肖之歸。是乃予編輯之意也。因以為序。

古今學變序

伊藤長胤  
号東厓 仁齋子

三代聖人之道。變為今日之學。其所由来者漸矣。豈唯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一變乎漢。再變乎宋。潛移默奪於千有餘歲之間。以至今日。而今日之學。不復與古之學同矣。蓋自唐虞而至周。治亂之迹。可考而知也。由周公而上。上而在位。制之禮樂兵刑。設之封井宗學。以使天下之人。薰陶乎教化之中。治與道一。政以德行。上之所以修其身。乃其所以治天下也。由周公而下。下而不得位。與成德達材之士。私相講習于家庭之間。曰。此先王之道也。百行萬善。兼舉錯施。叙

之科條詳其品目以脩其身以告諸人則雖與伊傳周召之事業不同而其以日用彝倫為當務濟世安民為極功而欲使天下之人同由斯道則未嘗有二致而仁義禮智四者蓋其最大且要者也自是已上更無一語矣周衰接乎戰國禮樂廢墜干戈日尋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先王之道掃地盡矣漢興詩書稍行嚮用儒術而當時自有當時法度有當時政令而先王之遺文迭供之博士掌故之業世之儒者私傳授以專其門則治之與道歧為二塗加之災異五行之說盛行于世九命於兩間者必取數于

五遂以信並仁義禮智名曰五常以配五行或以為性則其不可加損出入猶五管之懸乎內四支之具乎外古者因事設教之方遂為在已下定之物於是乎古之學始變矣自斯而後為章句訓詁之學為詞章記聞之學聖人之道晦盲不明者千有餘年然當時議論雖膚而距古未遠道德性命之旨猶古之遺也既而瞿聃之教扇動寰區不唯講張之為幻而識心見性之說乘其高明世之學士大夫聞其說而樂道之奔走服從之不暇以為軼堯舜而駕孔子豈翅道與治歧而為二哉逮宋真儒勃興倡明聖道以斥

異術其造詣之深。研覃之精。固非漢唐諸儒之所能。改及也。然以性為未發之理。無欲為作聖之方。則措諸事業者。雖未至斥以為緒餘土苴。而要非其至者也。必求諸冲漠無朕之初。以為性。則仁義禮智之不可得。而聞觀猶聲之在鐘中。火之在石中。迄有其名。而竟無其物。於是乎古之學再變矣。自是而後。循習之久。條貫之成。纏綿補葺。牢不可解。議論訓詁。雖間有出入。而竟不能出其圈櫃。唯知在宋明疏解之中。校其短長。爭其是非。而不肯上下。二千餘年間。通覽源流之所自。直以今日之學為唐虞三代之學。而不

知其離合沿革。不可復下言。斷下事。辨也。先君子復古之見。亦非一旦之頃。遽放私言矣。服被性理之說者。有年。始而崇信體驗中。而辨論考證。因其一二可疑。而觸類引伸。曲暢旁通。卒有以知今日之學。非復唐虞三代之道。其遺言具存。未澤猶新。固無艾乎予之貂續。因叙自唐虞至宋明學問教法之異同。以見其變之所由。非欲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分為三卷。題曰古今學變云。

蝦夷志序

新井與

号白石 東都人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漢光和中。鮮卑檀石槐。聞



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今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即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人即此夷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曰渡島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曰陸奧國曰麩田曰淳代曰柵養曰津刈皆東北之別也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夷種分居內地其始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畧人民往古以來徠染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久矣

而叛服亦屢矣

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伐蝦夷虧田淳代酋帥迎降渡島蝦夷亦來會乃定淳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倍臣率飽田淳代津輕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方羊蹄而還是歲秋遣使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偕來即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舉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而言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

也耳。天平寶字六年。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朝猶刻石於鎮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近遠。曰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旧址。則知宮城郡北方數百里盡没于夷地也。至其驅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為塞。則心東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為大也。夫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哉。厥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歲嘉吉三年也。自此以降。子孫世々據其地。而迄于今。東顧之憂久絕矣。因輯舊聞。以為蝦夷志焉。

丁刀萬象序

物茂卿

予徂徠東都人

今之工章壘者。冥莫池道雲氏若焉。予獲寓目其所。為一丁刀萬象者。迺蹶然興以言曰。吁哉。人之為技。一至此極邪。其體則義頡籀斯。岫嶽石鼓。孔甲盤盂。關里蝌蚪。雲章穗文。揚雄之奇。旁及仙篆玉清。天書蒐古釣隱。雜然具舉。稽疑訂偽。毫分釐析。與夫隸楷。世所希用。游戲一至。時出之也。其象則琮璧圭笏。或陳或觚。鼎彝白罍。乃布雜佩。縷文繡錯。細入秒劫。龍款龜紐。天馬獬豸。百物神姦。夏禹所鑄。深爪出日。梓人雕琢。攫網援箠。靡弗肖也。法度則圓規方矩。衡水

直生。表者如弦。勾者類弧。一低一昂。皆中權鍾。高庫相承。小大容受。疏密禮澹。肉好咸宜。顧盼映帶。一稟自然。縱其變化。範我馳驅。莫違越也。品格則高古雄渾。都雅神俊。麗者嬌施。逸者仙釋。或潔冰玉。或勁鐵石。深遠之致。瀟散之趣。燁若春華。晶乎秋蟾。風流欲掬。秀色可餐。辟諸果位。薩埵瓔珞莊嚴。種々相好。宛然備也。其技巧所造詣。則偃師之倡。輪扁之劉。輸蜚木。鷲棲猴棘。端玉楮奪真。而郢斤之成。風不啻過也。此其所為。海內無兩。槩畧具是。若夫一刀所運。得手應心。而五者群然。送之。猶且獨以象稱者。將無六書

所原。惟是物而法。巧與格亦惟是物也乎。衆美所鍾。轉相倍蓰。什佰都其總。巧歷莫能算。猶且命之以萬者。將無謙也乎。三代邈矣。秦漢不多見。見亦近誣。迺自宋宣和而下。子昂吾衍。景汝二修。以暨乎輓近。休承凡夫。顧何羅金。輩增華推輪。加厲積水。門於是顯。家由是名。章璽學求。諸六書有如二途。而是書猶且以千文為主。者將無私印塵々。未由發揮。特借此以罄其若駉桑經之妙也乎。夫梁主所摹。興嗣之山陰之蹟。無復遺法。今書學家奉以為律令。則安知道雲氏之業。不為金科玉條於後世為哉。無兩海內為厚

于將來美哉技也。一至此極。予以為今之文章墨者。莫道雲氏若焉。為是故。

辨道解蔽序

石川正恒

余讀物子辨道。至道非天地自然。廢書而嘆曰。必此言也。令天下視道如綴旒。視禮如桎梏矣。夫時非三代。地非鄒魯。禮樂之化。邈乎負矣。所賴降衷之有恒。古今不移。無有遠邇。是以上則揭示忠孝和睦以導民。下則信義相勸。以成俗。謹直剴切之言。猶得藉之以陳於人主之前。雖有愚民狂夫。莫不有敬道之心矣。天下厭々然。皆以為人道自然。不可得而適。豈復

議其所自来哉。苟民之有此心。為君師為父兄者。宜當導之。如泉源。養之。如萌芽矣。物子則是不惜也。斷然以制作蔽道。因唱於世曰。道非自然也。嗚呼。此言之行也。人將生心。以疑於降衷。而後忠孝信義之屬。一世所以相維持。咸皆動搖。而禮樂之化。其邈自若則。君臣上下。將何所持。循而脩己。而治人乎。宜哉。吾滄州先生懼而戒之也。曰。如斯出話。後將不勝其弊。嗟爾小子。無為喜新棄故。於今念之。懷戚々々。如新有聞。雖然。夫物子。豈徒然而然哉。蓋有所憤矣。憤生激。激生蔽。勢之不足怪也。與其憤。卒其激。解其蔽。欲以

反諸常苦懷之不能已也。作辨道解藏。

茶誌叙

屈正超

燔掉汙杯。其禮之原也。與是故禮始諸飲食也。夫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其文則生乎自然。不容彊入。徒為觀美。引於繩墨。抑未也。夫茶註諸爾雅。而飲用代酒。助干孫氏。而謂茶飲獨與禮無復相涉。不可也。吾邦饗禮以茶飲為尚。而點茶專為一技。而禮容備矣。故禮家者流。不得不問焉。唐時陸羽與常伯熊。皆精茶理。且著茶論。至乃黃帛烏幘。手執具。口通名。區分指點。具有故事。宋南屏謙老。亦妙于茶事。自云得之手。

而應於心。非可以言傳。學到為雖固。亦飲食之人之為也。然其事則禮所以重。而靡一不將敬矣。南川子少小潛心茶事。幾進於技。及其抵掌而譚。乃與夫謙老之言。異世而符。設或斲輪有數。亦不足多焉。觀其隨具而入。舉止間詳。正可謂望之似木鷄矣。嘗自著茶誌。以論茶事。乃疊々可聽焉。頃造子索題首簡。予既以托同寅之分。故諛不可峻謝。且夫操一技之。克入其室。君子盖有述焉。因誦小道。而有可觀者。以為贈云。

儒林姓名錄序

江村綬

号北海  
平安人

狐者獸之小者。其腋為裘直千金。所貴不在大也。永  
 俊平所輯儒林姓名錄。雖掌大冊子。元和以來。經儒  
 文士可徵于此。則其功不亦偉乎。余聞俊平所師事  
 蘓門先生。嘗欲作各傳。而文獻不足。以故未果。因先  
 使俊平有此舉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今也皮  
 已存於此冊子。若夫毛澤之美。尚有待于他日也。

詩學道標序

江邨綬

天台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其中有金闕銀臺丹  
 泉珠樹。蓋神仙所窟宅。孰不願遊者。然絕壁削成。深  
 澗無底。古木蔽天。荒藤罩地。苟非得其蹊徑。則所謂

九峯三瀑。茫乎不可求也。賴有赤城霞起。以建標數  
 十里外。人望得進。步為唐詩。高為不啻一萬八千丈  
 也。又博矣。不啻八百里也。苟非認其標。以進。何以得  
 能入焉。能上焉。及有盧門氏。今建其標。雖五尺童。認  
 之莫迷。其津其功。豈小乎哉。若夫劉與阮。茅初成。葦  
 視陟石橋。猶履平地。固不待其標。而能入焉。能上焉  
 者。盧門氏匪弗思也。亦唯世或有未知。天台在何地  
 者。暫為之。發霞彩耳。書成請序於余。因錄斯言。以貽  
 之云。

元明清書畫人名錄序

細合方明

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不可以一槩論也。伯樂之相馬  
 易牙之辨水皆其天性非教之使然也。若使其易地  
 則各不得良焉。不知者動輒求備于人人亦以自  
 任其不相為失者幾希。滄浪論詩曰：惟在妙悟，非關  
 書也。蓋於鑒書畫其庶幾乎。以我鑒諸我土固難賞  
 鑒世有其家姑無論焉。以彼鑒諸彼土亦固不易而  
 况以我鑒彼為者乎。是非天性則妙悟非學可以強  
 也。唯彼之人而苟有鑒識也必論之其不必鑒識也  
 不敢論或歌咏之而已。我而鑒彼為者往往以為不  
 出方寸所題跋亦不知而作者假令其文之可觀也。

物非其物則可笑之甚。是故以余視今之墨相者於  
 諸所識僅々不過高木五六輩其為至難可知也。京  
 人故彭百川以善畫稱與余有舊原輯錄其所展觀名  
 曰元明畫人考刊行于世久矣。頃又吾友峽高孺皮  
 補錄書人畫人亦隨得增之并收清人及舶來客更  
 名元明清書畫人名錄亦皆其所審定非嗜如周草  
 窓者安能錄如雲煙過眼者哉。余固不善書畫而夙  
 有墨相之癖其鑒彼易於我是或愚者下得非邪。讀  
 書學文世多其人余不得抗衡之其唯於斯奪也。實  
 獲我心則序之不疑矣。攝之淺野氏書坊前已藏卑

日本文金 卷之十一  
人考尋列斯冊亦能成彭高二子之志者也。

入蜀記叙

柴邦彥

歐文忠子後志。過于簡畧而有噁。郭天錫客杭日記。傷于裁截而不暢。千百穀客越志。輕薄可惡。馮開之快雪堂日記。駁雜可厭。惟放翁入蜀記。繁簡得中。總畧有要。其文雅馴而不險。通暢而不俚。風流蕭散。無驕傲張傑之氣。讀之可想見其人與事也。是足以為紀遊之法矣。暇日披之。知不足齋叢書中。校而授梓。

刻鄭成功傳叙

釋敬雄

号金龍  
美濃人

余少時嘗讀院本。欽鄭成功之英風。而欲詳其為。入

也久矣。後雖得明紀編年奏對錄等簡而未詳。為今茲辛卯冬。遊於浪速。下日本世肅。來訪於寓居。曰嚮獲閩鄭居仲所著鄭成功傳。是遂志錄所附也。其錄未得。而但得斯傳而已。迺校以授劄剗氏。刻已成矣。請為之叙。余受而讀之。乃得詳其始末。文盡賅而存焉。意氣感慨。倣儻木志之士哉。於是愈益欽其英風。乃掩卷而歎曰。嗚乎成功。生吾海角。遇乎明季。傾蕩獨欲回廈。屈彊閩澳。率二十餘萬兵。直衝金陵。當是時也。關河響動。喋血中原。其忠肝義氣。騰于霄壤間矣。雖然。明運已盡。一舉不克。退保臺灣。躬殲軍務之



勞矣。可惜。其子鄭經能繼父志。父子三世。三十九  
年間。獨能奉明。正朔。稱號。永曆。抗衡清師。清主屢勤  
宵旰。軍旅數出。而能竭其膂力。而遂不屈臣節。而亡  
矣。故余悲其業不成。多其志。確乎不撓。余竊比諸楠  
公父子。云。蓋成不者天也。豈以成敗可議乎哉。居仲  
氏附傳于遂志錄者。微意亦可知也。清主歸葬南安。  
如甲橫故事。亦惟尚其志也。世肅氏亦志士也。其原  
本藏諸書齋。以副梓之公於海內。是邦之華也。後之  
志士。亦有以感于此哉。

嵐山樵唱集序

服元喬

号南郭  
手安人

古之號稱逸民者。岩於耕野於食。其居桑樞。其服襤  
縷。無異於編戶之氓。而衆庶億兆。螻羣草腐。漸盡於  
邑屋。而莫之知者。天下蠢々。烏皆是也。彼獨何以稱  
為豪傑之士。有所為而不可為。則耿介伊鬱之懷。勃  
動於中也。亦已逸乎不可止。登彼西山。饑且死。何以  
作歌。商山之僻。與木石居。唯恐虎狼之改及之。采芝  
為詠。孰令聽之。接輿之狂。沮溺之耕。其文辭固少。概  
見則得孔子。而名益彰。介子推身將隱矣。烏用文之  
亦云激矣。而其言已立。惡在其不用乎。況且生於太  
平之衢。遊於帝堯之野。陶々乎往。閑々乎來。擊壤鼓

腹含哺而飽。飽斯樂。樂斯歌。歌斯為節。為韻。為詩。至夫名山大川。足跡無所不至。觀魚鳥吟林澤。即所友。率以文會者。既已異於衆庶之撰。雖無意乎求顯。亦侗儻非常之奇。為可止哉。江山人隱于嵐山十年矣。以詩稱焉。蓋其為人。天真橫出。蟬蛻方之外。故其詩也。身與之化。觸機立應。不啻承蜩。其幽也。道流僧侶。無乃友之所輔乎。其奇也。太嶽巨川。魚乃神之所助乎。其觀物寄巧也。草木風雲之變。鳥獸魚鼈之態。其將奪造化之蘊乎。夫詩志也。山人固惡夫飾智沽名者。則其詩也。以隱隱而其興。不可以止。則其隱也。以

詩。此其真也。未易引繩墨而論。今生乙巳。山人雲遊而東。東都搢紳。莫不欲見山人者。先是余已通問。稍稱其詩。及見其人。果如其詩。山人已以詩聞。又以詩而世知其隱。隱固不可聞。而人獨稱山人者。則斯集也。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集名曰樵唱。

一雨餘稿序

釋元皓

早大前

蓋余自重遊畿則稍々聞京洛有終南悟心二公者。取後余受其謁而知二公之志。迥出濟輩。其非世之趨於今者。倫哉。二公者。勢南人也。太氏勢南之地。山水麗秀。往々乎生華物美。二公資已。英特學復富贍。

少以見性為期。與衆見推然而洛之嗜詩文者。動輒  
口二公弗置。又稱之以臨池為粹。顧二公少余三十  
歲。弗帝不我遐棄。其六起予者。極多則所謂忘年莫  
逆者。非邪。當其時。洛人塵尾。漢文。口吻。唐詩。雄視五  
畿。注々乎在。率皆為宋元之業。徒彈彼叢林之舌。以  
豪舉耳矣。獨二公者。弗屑為也。則一意祖述。以勞寐  
明。李王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即以至于廢寢食。耶。  
二公猶且孜孜弗已也。則數歲而業俱成。成則與李  
王且暮相遇。亦各出其禪餘。以鳴吾道之盛邪。嗚呼  
余老矣。則非所敢當也。且不見二公者。殆二十年矣。

夫京洛之與海西。其相距何啻二千里。雖有鴻雁。曷  
能朝夕則。亦唯有天際之想。爾今茲春月。心公書及  
其所為。一雨餘稿者。偕來自洛。則請余曰。幸賜一言。  
以弁諸首。冀附驥尾。千里之行。不與草木之同朽矣。  
座下其勿辭。余乃欣然。以誦其詩。則鏗爾中土之音。  
矣哉。余向問之心。公住勢。法泉道振一時。既過退鼓  
重遁。奮隱邪。所謂洛東一雨禪庵是也。今也。心公專  
脩西方之業。在吾東方。則法然法然之教。若或其走  
之。參我禪者。庶幾乎必歸心公。然則若心公者。可謂  
虎而有角者矣。余則受心公請。叙其一雨餘稿。又以

心公故言及南公交情使之為遂書而貽之以跡洛人。

西溟餘稿序

岡白駒

文稱小道蓋有所詣焉唐虞三代迨哉邈矣然厥聖化布在方冊下至於百家夫歲紀綿邈千歲影徂者居今識古摘其風采而想見其人豈非以斯文之載哉萬里雖寬乎隔世雖數千瞿曇之道東漸我邦者亦唯莫不寄於茲焉則文果非小道矣然而獲魚而忘筌此徒其詣焉者云乎爾西溟大潮禪師禪之餘暇深嗜斯文章驅錫東都其所與游者皆時之選也

人或謂浮屠之文素賁不文師奮然而曰段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其所傳者豈必出於詩書下哉辭不雅馴譯者之陋已護老喟然嘆以稱知言世之釋修多羅者析章徵字其拘者則至云一句而具四種義夫翻梵為華彼此殊隔承意轉語方纔成義譯者豈有若伎倆哉論其世視其辭與以夫什并所傳奉以為經者相去奚翅萬也師以是窮討雪山木小祕藏與三耶三菩且莫遇之於俱舍唯識特詣覺路云其餘暇所為詩文積年成編命曰西溟餘稿千里折簡見屬為序余受而讀之筆敷華藻吻綴濤波而

今師之所詣。足以文為小道矣。雖然吾聞之。身毒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裁。以入絃為義。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羅什恨翻而失其藻蔚。摩騰之所存。豈得莫非為此乎。文思相契。師能詣於人之所不能詣。文其有所輔歟。又善華音學。諸崎人國思靖先生。夫善用者。執落莫不致其用矣。余知師于文字久矣。不敢辭不敏。序而引之。師名元皓。字月枝。別號大潮。西肥松浦人也。嗣法于本州寶壽山始祖化霖和尚。序第于三世。退居東堂。今尚無恙。

六代詠物詩纂序

芥煥

号丹邨  
平安人

六代詠物詩纂刻成。香山君來請題。言簡端。愚老病眼闇耳聾。文字都廢。惡能得為。玄晏乎。固辭不允。因叙曰。六代者何。唐宋全元明清也。詠物者何。詩一體也。周南首詠關雎。終序麟趾。召南首叙鵲巢。終陳騶虞。鳥獸蟲魚。以類喻物。雅頌國風。藉此伸情。蓋詩之教也。詩纂者何。香山君之所纂定也。夫詠物。一體言人所難也。故弇州博洽其於詠物。格調頌。減本色。况其他乎。抑咏物至者。不著其相。不離其相。旁引脅曳。自得其趣者。斯為得之焉。明沈周瞿佑之輩。於是選也。又譬之畫家。模寫古圖。苟有取模楷規矩者。則巧

拙可得而論矣。香山君有取於斯。故博採洽取。足為  
模楷。規矩者。靡有遺珠之憾。此由香山君明鑒乎。初  
學。獲此纂。從事則鑿璞出。鏘銘銅成。金其唯其人。燻  
錘之功乎。余喜香山君纂定之勞。故述燕言以冠其  
首云爾。

北海詩鈔序

那波師曾

余聞江村君錫久矣。其相見也最晚。曾與僧金龍一  
來。喫廬未甚。交言而去。少日訪其居。目其貌耳其言。  
因以得其為人。傾然其長。薰然其和。魁梧奇偉。望之  
昂然而即之。温々久而愈可愛。慕爾後屢相往還。或

於羣居燕處劇談之際。危言間出。故其為言易而近。  
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  
以詼嘲笑譎。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遂乃蒙知  
音之寄。兼賴有通家之誼。而其淡如水。其情日深。比  
諸世間把臂拍肩。自誇氣合。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  
於不測之淵。而斂鰐龍鼉之毒。方駢首吐氣。而闢伺  
何其相隔也。顧君錫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余每  
輒謂彼其資性發達。華莖醲郁。不假思練。不費刻畫。  
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  
未幾聞其改舊聯也。心竊惑焉。漸視其衣袖皆穿。脅

吻生花爬羅剔抉弗得弗措更問所製則肆而不放  
樂而不流雅正深粹愈足可喜試與世之摸擬竄竊  
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力屈體疲而止者視  
之猶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唐時有談詩  
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  
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  
高手也君錫蓋庶幾乎益知余之嚮所自謂未足以  
盡良工之苦心而歷史家所傳其文不加點其嚮  
為韻皆激賞之語也余嘗問說詩於君錫其聲律之  
高下註解之疵病可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

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  
也然余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  
相語而意相知也要之君錫之於詩性穎神徹其才  
高者耳初君錫為一諸侯教授又為其邸司一旦浩  
然而告辭今也涼竹簟之暑風曝梅簷之冬日睡餘  
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其慨亦如何哉然恐君錫  
未必能久于此為余回序其詩藁併錄以博異日一  
粲

半駒山人詩集序

龍公美

号山州虛  
山城人

蓋吾邦折之間表於其中央者夫生駒邪其為山也

東俯寧樂舊都西接浪華雄鎮上則聳九霄下則跨  
 二州適而仰之則躡立千仞蔚鬱幽邃殆不可躋攀  
 也迢而望之則突兀縹緲宛若一朶芙蓉抽出乎白  
 雲間也嗟乎名山也哉山東山西為國名亦職此之  
 由神武紀所記可以觀焉夫山也者陰陽之所升降  
 雲雨之所吞吐龍蛇潛伏神仙窟宅草木生之寶玉  
 出之其他怪禽珍獸奇貨異品于何弗育焉是咸山  
 靈之所以福斯民也若夫至斧斤以時入而經年序  
 之久則彼粹然清泚神秀之氣氤氳乎鬱勃乎鍾于  
 斯溢于斯而後必出不世之偉人者理之常而不可

誣也詩云維嶽降神生甫暨申是之謂也今也生駒  
 神秀之氣鬱勃而所出者即吾山友生駒中人孔世  
 傑先生其人也哉家在生駒之山是世以豪農聞至  
 山人始好學蚤有志于經濟而以時匪暇時分匪其  
 分乃退而煙蓑雨笠以山林於推蘇畎畝於耕耘暇  
 日則上涉獵聖典下出入諸子百家暨歷世之史詩  
 也文也吟哦弗廢筆研弗置優遊自適以終年而其  
 志趣之卓撰著之富幾乎獨步于京畿之間絕靡有  
 匹儔矣豈可不謂不世之偉人邪然以僻處乎一鄉  
 韜光而不敢求聞達故知山人者蓋鮮矣山人最好



詩也其所著則高華秀麗雄渾悲壯無不兼有也譬  
 之淮陰之用兵魯般之運斧變化百端愈巧殆不可  
 端倪為初公美未見山人之日也一誦其詩而以謂  
 有是哉奚其好尚之同於我邪是先得吾心者非邪  
 乃傾注有日居此何山人偶一顧草廬即拊髀扼腕  
 論志之攸鄉則不翅詩至經術文章百爾玩好下々  
 如合符可謂傾蓋如故也於是乎相共歎曰何為相  
 得之殷而相逢之晚也乃遂為既翁之誼刎頸之交  
 者十年一日也矣一旦山人罹疾荏苒歷日自知不  
 起乃謂公美曰木木夫處于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

言如雄也自少至壯為車故所困加旃丁不母兄弟  
 之憂者數矣服闋則發病從事藥石也今且三年矣  
 故一無功業裨補于世焉凌與草木同朽不亦哀乎  
 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雄也有焉但丁二所  
 著亦皆蕪陋之言自知不足備大方之觀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子也若夫取舍則子之靈是賴焉無幾而  
 亡公美既受託于茲十年矣貧窶乏資奔走于衣食  
 于東西加以病懶歲月弗果且也迹者釋褐於彥藩  
 則日夜坐臯比而三寸將裂是以下日不遑寧處居  
 恒遺言在耳中夜思其言則中熱而汗衣頃者官事

稍優乃先閱其詩得風雅古風及近體總數百首其中朱聲朱黏或逸其半者亦不為不多是蓋山人本度未嘗欲瑣々文辭以名于世故耳公美乃補焉修焉以壽梓焉夫生駒神秀之氣鬱勃而所出者非山人耶而以時匪暇時分匪暇分經世之事業不能暇曜諸一世宿志索然徒死于樵蘇耕耘之間予也悲山人之志而猶喜有不文辭與骨朽者焉而文辭固未足盡山人雖則未足盡斯集以傳於其人通邑大都而使弘知山人者實為不世之偉人焉則聊復足示公美之不違友誼于地下人之意也哉若夫文部

未遑考閱云

垂葭詩稿序

片猷

四方百貨之湊莫先浪華而百貨之周流四方莫多浪華而於文詞今古寥寥乎獨何歟蓋其俗積著於賈財力相君其巨豪者倨俟夷肆自稱素封以抗禮侯國人皆艷焉是以熙々壤々注來唯時用之逐故遇者齊之踊而不遇者越之章甫當是時雖戶說眇論摘漆若春葩奚益乎易其嚮吾友崧岳鳥先生越府中人少遊京師遂貫浪華籍學博辭嫻翱翔藝苑覆翼韻士有年于茲余嘗聞其緒論所謂河漢而興

極也。亡論雄視海內。無所集止。獨求友於吾混沌詩社。雖丈人行於二三子也。頡頏終日樂矣。今茲門人相謀。將梓其垂葭詩稿。余重閱之。蒼古者色。豪邁者氣。其意蓋謂寧簡而大。不猶賢於巧而纖乎。先是其族芝軒氏者。以詩先鳴。浪華余讀其吟稿。梓于世者。僅止五七言唐體。而不能決起而搶皮陸之樊。想當時出幽不遠。故其音猶未太颺邪。及先生起嗣響。乃如春日。載陽即鉞。破俗耳。而斗酒雙柑。或不名而自來。且也向芝軒吟稿出人。皆既知章甫之為冠。則其於先生。不翅知章甫之為章甫。又與百債並載賄之。

遂使四方知浪華有文詞。又使浪華人知風之自者。先生詩稿斯其冠也歟。梓成。余喜不辭。題首簡云爾。

樂泮集序

藪慤

今公襲封之初。首建學校。命臣秋儀。典學政。以教國子弟。數歲之間。教化大行。公雅好詩。而臣儀尤長於斯。是以丁時仕進。君子莫不善言其志。而鄉黨間閭之民。亦往往有興於詩者。烏不幸臣儀中道即世。使臣藪慤承之後事。臣慤質野學。固敢拙辭。藻幸有二三文臣。與臣儀俱事者。尚在黌職。以得守故規。仍舊貫。而溫柔敦厚之教。亦未嘗廢也。今茲丁酉。臣慤

奉命謹選臣儀以來所得國中之詩得一千三百首。作者二百九人并以公詩十首凡十卷名曰樂洋。集取諸魯頌思樂泮水之義也。臣慙又謹為之序曰。嗚呼詩之為政教也大矣哉昔者周時王畿之外廣建諸侯如夫正朔服色朝覲貢賦之制雖一莫不出於京師然其生殺誅賞誅斂寬猛之政亦得自專其國中矣周之先王懼政教之不齊而風俗之或異然而天下之廣列國之多不能徧觀而悉知為乃命大師徧采列國之詩陳而觀之辨邪正明得失以行黜陟之政是以當時列國之君亦能反躬修德慎風之

自此鵲巢騶虞之所以媿美於周南也及周之東遷也政教號令既不行於天下而其黍離之詩亦降為國風則尚何暇及觀列國之詩而行黜陟之典哉自此以降國異政家殊俗而先王之風日以削廢至乎桑間濮上之音作其變極矣孔子雖大聖不得其位以行其政故獨得就故藉而刪之以修詩之教於是下時之人君雖不見黜陟而萬世之學者固知所勸懲矣自漢魏以來詩人之眾篇什之盛及倍於上世矣其體裁氣格雖與古詩或異而其所以暢情志寓比興者則莫不同矣雖然上之人既不能采之以行

黜陟之典。下之人亦未有刑之。以修勸懲之教。是以  
 桃卓感甄之人。多免時王之罰。而子夜木堤之音。殆  
 亂雅樂之藉。則詩之為物也。不過為競華鬪靡之具。  
 尚何望其為政教哉。方今我大和封建之設。如周時  
 之制。昇平之運。如周時之盛。則列國諸侯之風。其必  
 有如下如召南之美者矣。雖然。臣聞之。居芝蘭之室者。不  
 聞其香。處鮑魚之肆者。不聞其臭。化之也。臣固肥人  
 也。其化於國久矣。庸詎知此集之為正。為變。為雅。頌  
 和。謹此輯錄。以俟異日太師之采。與君子之刪。

咏物百首後序

巖垣彦明

早龍溪  
平安人

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余嘗聞其言。今也於賀伯  
 魏始見其人。云。蓋余少時。與伯魏邂逅于花柳之巷。  
 其人豪蕩俊邁。下見意氣相投。爾後劇飲酣歌。惟日  
 不足。既而余折節讀書。六勸之令學。乃幡然青其衿。  
 即負笈東遊。訪諸名儒。歷一紀而歸。歸則經史百家。  
 迄釋官小詞。莫不通涉。為蔚然豹變。非復呆下阿蒙。  
 其豪俊之氣。溢出于辭藻者。錄々乎武庫之打也哉。  
 頃日梓其咏物詩百首。雖出於游戲緒餘。而足以刮  
 騷林之衆目。而賈其餘勇矣。然伯魏所為。豈止此而  
 已。其厲操修業。遂能立身行道。以顯榮所生。是余再

刮目之所期也。

京游別志序

清勳

号龍川  
平安人

京師勝槩莫過于菟道我山其山水明麗蓋上論耳。奇蹟名蹤櫛比於左右而春花競色秋月揚輝琳宮梵宇掩映于雲林之際津橋渡航隱見于水竹之間。而酒樓茶房亦足資考槃之興以故不啻都下人士遊賞無間而他邦游人到京師者僅有藻思則必盤桓于此地詩之歌之者古今何限亦唯玉石相混未<sub>レ</sub>知山川神靈為之點頭乎否辛丑之秋浪華合麗主到京師游于我山于菟道其間所得詩文若干首輯

為一卷名曰京游別誌微序于余麗王固雄詩文者其所咏言刊行于世者無慮幾集豈假山川之助者也。但兩地之勝槩因麗王詩文發真面目則謂山水反假麗王之助不亦可乎。即其神靈始點頭者乃何疑焉此舉也予為神靈記其喜云。

荆東野遺稿序

山縣孝孺

自東野之未死也。聲名藉甚。當世知名之士無能與之抗衡。平生喁々獨嚮乎弇州氏。雖所涉該博乎。終肖于弇州也。注意故已。蓋元美以博大特聞。不唯才瞻矩矱所設。由此其選也。東野所不足者。非才也。銘

以博大之範。是其就業。若宜富有。然及籍遺書。厘々乎。不過數十筴。是有故也。余欲語其故。涕淚交頤。推案而伏者數矣。瞻太山者。其於培塿也。未嘗過而問焉。觀瀛海者。其於潢池也。未嘗過而問焉。是志存於寥廓。遠撫長駕。不止。猶何數澤之問乎。當時所著人。享諸千金。每出輒取去。而自視不啻弊帛。未嘗留案。是何得有遺筴。宜其罕睹也。蚤服大志。壽不我與。奄忽歸于九泉。陵苦哀秋。余甚悲其意。云日皇々思欲下。且樹羽於著作之庭。比古作者。而不敢自表輕薄之徒。徒慕其矜策。求諸藩籬之外。孰知其用心之

甚苦哉。其斯以之不終天年。竟夭於中道。語云。以身殉道。豈東野之謂耶。東野業已掛冠築室于白山之陰。居焉。環堵蕭然。足支風日。鉛槧之餘。一託絲竹。有高人之致。操觚構思。百物靡不殫者。譬如東野稷之御也。進退周旋。無不可者。使之鈎百。而及而力不屈。是敏者能事。唯弇州有之哉。來者雖銳也。東野不可及也。已矣。浸假使其屬厭。莫之與京。惜夫。服子遷銘。揭。概言行事。二子將藉遺筴。敦劓。剔物。先生命序。余。余受東野寵靈久矣。是役也。義所不辭。退与二三子俱。及事焉。因歎曰。夏后氏璜未聞有兩。若夫珉珠。

積焉如坻。不足貴也。是誠足不朽。梓可已。梓可已。

金橋遺稿序

大田賀象

字玩鷗  
平安人

然明一言而林向知其賢。賈大夫射雉。伉儷始啟。唇  
綴使貌之不揚。言之与伎。不可以止也。如此矣。予初  
仕于廣幡前。丞相源公。公天資穎敏而好學。殊嗜風  
騷。延江北海先生及雒下諸學生。創開吟社。一時有  
名之士。翕然相知。例月會湊焉。一日會次。生面之人  
候侍。容貌淳朴。侗乎恭肅。俯伏冥想。構思其狀。似不  
絕善詩者也。既而座客皆脫稿。夫人運筆如飛。賦一  
律。呈左右。予亦漫然吟之。清高雅韻。大与容貌乖矣。

就問之。則河内井上金橋氏者也。且其考桐亭君。篤  
學善詩。方今以風騷雄視一方者。亦往往出于其門  
云。於是乎予歎曰。嗚呼。士之隱顯窮通。關居處實大  
矣哉。譬諸名花奇卉。使其殖深山幽谷。則唯是樵吏  
漁夫。流眄過之而已。豈有一人能賞之者耶。曩使金  
橋父子居通邑大都。盛唱業。則生徒蟻附。名亦隨而  
播焉乎。丞相源公捐館之後。吟社零落。予亦致仕。隱  
于市。爾後寥寥。不聞瑤音。頃日彼鄉岡士聞致詩稿  
一本。而令辭其首。受讀之。則夫昔日公府吟社。容貌  
淳朴。似不絕善詩者之詩也。顧夫孔子之大聖。猶且

日本文少  
卷之二  
廿八



有失人於貌之嘆况吾儕乎若不觀夫人之華言藻  
思竟失于皮相必矣言之与伎不可以止也益信焉  
盖士聞其友人也斯舉友誼之篤死而有知則九原  
豈不含笑耶古有死友士聞其廢幾乎哉

五倫談序

源邦彥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夫五倫者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人之所以為人萬國共由之大道也縱然  
博覽古今究論天地苟有疵瑕於是五者不可謂之全  
人矣中所先生著此書要在茲不復求諸遠讀者念哉

送玄海師序

服元喬

玄海師以海為字盖余知其說坳堂之上杯水之厚  
芥以為舟則泛泛焉終日而東若不知所至極水則  
然可語海與一勺之多可以活涸魚博則過顙激則  
在山水則然可語海與秋水時集溝澮陂潢皆盈若  
無際然軒蟹還焉科斗子焉蝦與蛭蚓洋焉以嬉水  
則然可語海與請且大之夫黃河之源達自崑崙乃  
東海所經數萬里而遠邈遙屈折澶漫奔蕩呂梁之  
縣底柱之衝鐔以諸嶽而後豁呀吐之大川巨流總  
括而赴勢者無萬數潤地九里漸洳三百步非不洪  
然遠且大也可語海與未可也江漢之東也泓量天

運三江五湖淮泗沅湘潯陽之派廣陵之曲呼吸千  
 萬里宗衆流而混會非不淼然深且大也可語海與  
 未可也故海也語其大天下莫能量焉語其深天下  
 莫能測焉旱潦不能為之加益朝夕不能為之盈虛  
 吞若所謂江河者千百曾不蒂芥沌々渾々天地相  
 陶而變化出焉廣矣性矣寶貨生焉龜鼉蛟龍鯢鯨  
 居焉嬰溟萬々不可縷形師之所志殆是乎蓋師遊  
 東都從祖徠先生學焉年僅二十有餘矣乃傑  
 然好古以為一家之言余則寓居相接朝習夕誦日  
 親一日乃察其為人淵々乎不可窺且惡世之佔々

涼々虚而為盈故其為學也晝夜混々盈科而進漸  
 乃放乎海亦既出於涯矣師之志也其斯以為海乎  
 夫道有小大學有淺深今夫世之為學者學則然然  
 杯水芥舟物至為則膠有之或搏而躍之固非其性  
 則極矣有之雨集有時而至則渚涯不辨牛馬乃欣  
 然為莫吾能若者有之苟無其本則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其遠如黃河其深如江漢猶尚為量數以此自  
 多者非師之志也茲歲師歸省其鄉于崎陽也崎西  
 極也其所經大都名邑百有餘區人或觀其忽恍瀆  
 養詭異百出有邱然驚者有不知所由然者有為固

然不可異者有旋其面目適々然自失者觀於海者  
難為水苟得之海乎其資之深尾問以泄之則其學  
其道亦未知何時已拘於虛者將安知師所志之域  
哉師學既爾師道也釋氏之子也吾不知之然師不  
云乎毘盧遮那之海其有取乎爾則亦有取乎爾

和歌忍草序

源維光

吾邦之詩猶漢土之說也 先生觀風化民殊方  
異域其致一也夫說之為教溫柔敦厚可興可羣適之  
事父遠之事君其用廣且大矣逮周室式微雅頌替廢漢  
魏六朝非無說而比諸三百篇大有逕庭也唐則以說

舉士於是海內之士童而習之鏗金曼玉以競格調  
之高譬如黃鸝逢春鳴花轉柳魚處不好音也可謂盛矣  
而浮華成風唯巧拙是視遂與伎藝者同歸非復有補益  
治化者也降至宋明陵夷已甚登枝捐本其品評之至有  
曰儒生氣一毫不得著說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說者噫  
說道之變其謂之何哉擬之和歌亦有似焉紀府君古今  
集序業已有慨嘆之言況今日乎鄙語云貧偷情歌可呂  
觀其變也余同學友大阪源士髦撰一書名之曰和詩忍草  
盖取義於紀氏之言而慕吾 先生觀風化民之教者  
也余既慨說道之變則亦不能無為是篇感而已矣

送岩敬甫序

源之熙

吳榜亭

播之土瀕於南海山川明秀其俗輕俊尚文其士則  
 倜儻瑰瑋不拘々乎咕嗶之末有若敬甫者焉余嘗  
 同遊文靖先生之門且暮分甘交臂是以畧盡其為  
 人也先生已沒同學之士多散之四方余亦拙違于  
 塵途與敬甫不相見者數年矣意敬甫行應益修學  
 應益深博無所底止今茲秋來告曰某比日應朽木  
 炭之聘將赴福知子何無一言之贐乎之熙曰善哉  
 子之仕也以子之志豈後々名之術家之温之為其  
 必將有所為乎近日士之以儒萃社諸侯者大率以

詞章耳矣備掌故耳矣居其國視其政事之得失與  
 地方之利病猶之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焉此豈仁  
 人之用心哉此豈儒者之任哉然而上者不陋而擯  
 之仕者亦恬而莫知醜之於辱聖教之夢々如斯之  
 甚宜乎世俗之斥儒與巫覡卜筮風鑿之徒並稱焉  
 不翅世俗之云爾其自視亦多若此悲夫以子之志  
 豈脂葦隨俗沾々自喜之為其必將有所為乎方今  
 治化之洽百有餘年上下懽虞之日久矣吾聞之蠹  
 生於陳朽疾成于寡溺天下久安無為則弊生今夫  
 宮室衣衾凡資生之物刀劍鞍轡之裝杯盤鼎俎之

實。以至百。翫弄之具。無一不豐美。無一不精絕。無一不雅麗。而奇巧者。以今視六七十年前。文質已隔天淵矣。是以人恟寡安。而俗向渝薄。奢侈之風。寢萌貪婪之心。日熾。余恐陵夷不反。頽敗不救。乃至上下交征。利而飢寒。切於民肌。廉耻喪于其心。則欲其蕃刑。以止為姦。究可得哉。此賈生所以為寒心也。雖然。自非上者。廣覽兼聽。能莫廢於俗。下者。攝之以聖人之道。則國之不耗。民之莫瘼者。幾希。今士學聖人之道。而不能施之于事。于行。則學賅二酉。辨屈惠施。亦何益矣。故竭吾所以教者。而所以學者。成爲學之有教。

猶之車之有輪。輪之有輻。去彼無所用。已于詩書易春秋。孔子弟子之所述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崇其本。則可謂教至矣。可謂學成矣。區々詞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行矣。其或所試子之所學者乎。然而余未知侯之好學。廣覽兼聽。能莫廢於俗。而其士大夫亦攝之以聖人之道。而使其民戴之如父母也。否。雖則未知乎。業已召子以儒。此必將有所為乎。子其勿以平覲卜筮風鑿之造。自視則子之所學。庶幾可以試而子之任。庶幾可以竟乎哉。

贈大典禪師序

細合方明

日本文金 卷之上 廿三

師以文字禪自任何其不謙也抑何其謙也人亦稱  
之美耶將不美耶有人於此曰師修文不修教於其  
道也小矣雖多所述矣以為哉若或修教不修文其  
道雖大不得述亦可惜夫既解兼有之者蓋有為其  
入自道也予則謂師所道禪也教外之傳不立之文  
文不足以修教不足以修修教修文於禪落第二義  
故不為則已苟為則何有不為也而世且師以文字  
禪為得其美自以任之不亦謙乎夫自許以兼之者  
世有其名耶予觀其所為不如其言則不自揣之甚  
師不曰自悟道豈為不謙人亦不責以悟道不美之

謂哉師所著文集蓋其選也支休諸公姑置焉今世  
罕見其傳既有文名苟不益其道則無教名亦何賴  
之有不活而名師之文字與夫活而不名大有途庭  
名亦不可以已雖欲不名得乎是師也師於予每有  
知己之言往來必盡其歡及師近多所述有譏之者  
因為解嘲以諷焉尚恐不能盡師也夫人修淨土與  
禪奚別点唯不在教与文則是在其術中而不覺譏  
之惡惡可

壽土伯擘七十詩序

石川正恒

比古之山其高千仞實在於我封內凌頂而望可以

小西海九國之雨。或觸石所致。享保中。天朝不  
以僻遠。賜之徽號。曰。英彥。良有以矣。吁。其為山也如  
是。宜乎藍洲先生。作於其東趾也。先生幼學。則悟時  
文。不法師之不可。不擇。慨然負笈。數千里之外。得物  
子於東都。事焉。其言古文辭。與先王禮樂之說。莫不  
得而聞矣。既而歸國。仕焉。因以其學。稍々喻導邦人。  
於是父老子弟。皆聞所未聞。而斐如也。加之慷慨愛  
才。好獎勵後生。使之欲罷不能。乃如正恒輩是也。然  
此猶藩籬之言耳。大者則有矣。蓋物子之唱復古也。  
後進之士。從而和者。十室而九。然得其門而入。以正

恒所聞。東則南郭春臺之徒。六七作矣。西則山陽有  
縣次公。而西海有吾藍洲先生而已。以故。二豐以若  
之人。及它行旅之西。苟知有復古之業者。莫不踵國  
門。以問先生之廬。來請教焉。吁。先生身仕一邦。而名  
知四方。信哉。比古之同符乎。抑有所恨也。彼其稱九  
國。以雨未足以充其類已。然駿極如芙蓉。物子之徒  
已前。以之稱物子。則先生安於比古職也。乙亥之歲  
先生年七十。自正恒赴暇。不見三年。于茲聞。矍鑠如  
初。諄々然。誨人不衰。以國以私。不可不慶也。乃作彥  
山詩。以為岡陵之頌。其詞曰。

林文 卷之十一

崦山儲精淋鬱哉海一方呼吸通帝座縱橫神颺翔  
花卉魚冬夏澗谿多異香珍竒世所羨石髓又桂醬  
况引天池水滋此璇源芳分派注衆壑混々向無疆  
記

清暉閣記

室直清

号鳩巢  
東都人

土方子與客飲於私第之閣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  
異哉山水之間有暉也非雲非烟者有若無謂之日  
耶澹淡乎其澔汗也將比月耶炳煥乎其昭晰也遠  
而望之無涯近而視之無躰蔽天滿空上下洞徹彌  
陵溢谷布護散漫其隱然而外見如龍泉之射斗如

卞玉之出璞如夜珠之還合浦也其爛然而相映如  
海中神僊之居金銀琅玕蕩漾波上無所依薄也忽  
焉還觀一氣渾融山川艸木照曜其中爾乃遙々而  
來與閣接焉吾對之明爽耳目漱滌心腸始者恍然  
自失終之悠然甚適猶如身生文明之世遇熙皞之  
化又猶親炙洙泗之門衣被道德之光也不知是何  
氣乎能使之然土方子曰嗚呼吾知之矣此所謂山  
水之清暉能娛人者耶丹青之所不能畫而詞賦之  
所不能言也且吾佗日與子出乎翠微之間行乎沮  
洳之濱其去山水咫尺未得焉而是閣也望而得之



數里之遠。豈不偉歟。不可不名。以識之。衆客皆曰。善。遂以清暉名閣。又從而歌曰。登高閣。望玉京。山水暉。參泰清。千里一碧。天地澄瑩。人壽幾何。誰待河清。我酒既旨。我琴既鳴。沒子於閣。徜徉以終吾生。

垂裕堂記

雨森東

泉南唐金氏有堂曰垂裕。徵余文為記。其亭榭廡宇之雄。泉石花卉之美。以至夫葛城神仙之窟宅。淡島翠華之遺躡。茅泐湧魚龍於潮汐。武庫宿貔貅於往昔。根野峯巒逶迤。吉里風烟窅邃。漁魯聯紉。津寄官網。銜艦佐浦。凡所以獻奇騁巧。環拱圍繞于軒窓几

席之間者。諸名公之作業已備矣。何贅焉。然無以復其命。不幾於簡且慢乎。余以甲午歲祇役。東藩。歷九筑。抵長門。過安藝。踰吉備。沿洄乎攝江間關乎。勢張濃駿。互相之地。舟楫車馬。殆將四千餘里。時而僦宿于耕桑之舍。屋簷庫隘。升器皆竄。被服藍縷。席薦灰塵。雖余亦厭陋且窘矣。而徐詢其裨先。則或言于今幾十世矣。既而稅鞅柳原之郊。問年少時所與。及游晤語。巨族豪宗之家。則曰。產已蕩矣。室已頽矣。昔之畫梁丹楹。銀屏綺箔。今已化為荊榛瓦礫之場。而子姓臧獲。亦不復知其何嚮。余曰。而歎曰。獲利弥

縮者傳世。弥久否則反。是彼方其封渭川之竹池陶  
家之魚。鬪裘而豹。襦堆金而積玉。醉醇酎而飲膏粱。  
左艷裙而右鬢髻。不知夜之既旦。且歲之將窮也。何曾  
料其轉眼之間。灰飛煙滅。反不如一田舍翁耶。由是  
觀之。彼優於享而贏於取者。寧可不自念其所以保  
天休而傳無窮者哉。親眷和睦。婚戚交媾。琴瑟乎夫  
妻。敬之如賓。壘篋乎弟兄。劇之以友。鄰里有訟。勸解  
為明。齋有匱。賑貸為懷。刑喪法謹。身節用不瘠。入以  
肥已。不傲物。以狃私。惴々焉如捧盤。匝而履冰。凍者  
斯而已矣。唐金氏生於繁華之中。而不以聲色自娛。

長於享豫之場。而能以詩禮自律。又且以垂裕名堂。  
則凡所以深慮而欲言者。豈待吾澹絮而後知哉。然  
君子愛人於德。則以此為復命之資也。吾知其必不  
之罪。而惕然有所自省矣。於是乎記。

孝則樓八景記

山縣孝孺

余既為阿川君作孝則樓記。他日復遊乎樓。阿川君  
曰。善哉乎子命。余樓也。余不敏。敢不佩服。屬者操觚  
之徒。舉眺望之美者。得八為表。作八景詩賦。謂樓既  
富勝。觀不張以歌詠。殆乎貽江山之誚者也。余也。服  
孝則之箴。且得優遊於詠歌之中。舒暢性神。豈不亦

山縣孝孺  
卷之二

樂哉子何不為余賦八景詩。場子在側曰。吾語子。所謂八景者。子唯余指是時。南山之巔。前隔一峯。挺然而出。蒼然而薰者。系磨山之孤松也。植乎雲衢。遮於鳥道。秋風颯々而起。舒龍鳳之翼。上除上帝之廷。時有王子喬之遺息。駕已。人蹟誠不易至矣。自南而西。巨木森立。蒼鬱蒼蔚者。靈椿嶺。檣檻半出乎樹梢。憑虛若臨者。大悲閣也。或隱或見。白而小者。人之盤盤道而上。蹈坳而入。蹈垤而出也。澄江開鏡。蒼翠醜影。舟中人馬度白雲之上者。櫻江也。嚴冬十一月。玄冥彈冠。滕六施威。大風怒號。而天駭地愕。山跳水立。如

鹽如絮。倏晦倏明。椿嶺華峯。茶磨諸山。俄失所在。既而寂然而收。峯巒林薄。樓臺橋道。凡目之所睹。須臾化為瓊瑤璧璐之境。當是時也。戴笠者。推夫被蓑者。舟子而觀者。以為雲天神僊。降遊下界。翱翔鬢鬢之頃。環觀佚覽。更僕不可悉也。華嚴去顏咫尺。大邦所瞻。時當陽春。櫻花競艷。紛披老蒼稚綠之間。屯者如雲。散者如雪。其色輝樓。其香熏樓。天淨江平。波底沈影。歷々而可指數矣。其西。玉江扶輿。承淑之氣。凝為澄瑩。紺澈地開。山敞萬頃。涵天。秋陰始肅。梧桐落而白露降矣。少焉。月出自東方。上下下色。沈玉浮金。是

時也。上樓者。飄々然欲登仙矣。不復短身在宇宙之間。而西。又西。藍鳥挿於滄海。縹緲如雲。風帆浪舶。往來于其間。遠為者如羽。近為者如帷。自有入無。自無出。有。易乎世乎。不可狀形。雖目力之至乎。莫之能涯。涖也。已。而北。眇所謂笠山者。銳上豐下。狀如笠頭。隔城中十萬樓臺。岬然見於天際。五六月之間。雲興。溟渤。層寸而合。驟而大雨。倏然繞笠。簷而來。若霧。若煙。若索。若絲。綺縮繡錯。亦一方奇觀也。鶴江千章之松。出沒翠煙之中。遙映。簾櫳。余取諸翠煙。遂定為八景。是其大勝。槩可舉而言者。其它紛々。交眉睫之際。矣。

用夫喋々者。為夫戶。納四海。窻籠八極者。極其廣大。云爾。若是樓也。其似矣。雖有瑰偉絕特之勝。其在荒陬。遐裔者。非人情之所樂。今是樓也。居大國之郭。據城都之間。几席之上。而得之。君乘休暇。張宴于此。當彼四時之景。豈不亦樂乎。雖然。吾聞之也。山水之樂。得諸心。而寓諸物。子輿氏有言。不賢者雖有之。不樂也。豈不信為哉。周詩有之。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尔景福。君遊於此矣。既醉而思。介其景福者。庶幾是樓之樂不置。而亦非八景之所能盡耶。

山中氏祖祠記

服元喬

大段山中氏一族十八人以財雄稱豪家其宗人名  
 宗羽以其祖先庶介冢隔在備中歲時展祭有關乃  
 於京北龍寶山中玉林院作室設位祠焉遂與一族  
 相謀欲樹石以紀其事即請院主木龍禪師禪師因  
 東海寺妙解浚公轉送其狀徵余作文而記為狀曰  
 山中庶介雲州人名幸盛世仕尼子氏其兄嘗為庶  
 雙角長六尺挿胷額後昇幸盛幸盛身躰壯大胷而  
 臨陳人望其嶽然輒已聳伏曰號曰庶介自如勇彊  
 力兼十夫年八歲手刃人十歲乃能從軍獲首級十  
 三復軍斬敵人胷裝又為臚形會月之初因拜月而

禱且曰所不出三旬以勇名聞者有如是未幾伯  
 州小高役山名氏士菊池音八素以勇名鳴雲伯間  
 者幸盛擊而獲之時年十六由此名號大震隣國後  
 常必拜初月以終身云比二十六歲已歷大小六十  
 五戰所佩大刀四尺提丈四槍所向無不辟易是時  
 天下戰爭各據國雄時亦皆相競得爪牙武夫以為  
 腹心而尼子氏方盛眾四萬餘人選勇略特異者十  
 人令掌軍政幸盛又為之魁而善撫得眾懽心而毛  
 利氏起於藝州威服鄰國方欲霸關西先是數來伐  
 雲州尼子經久卒義久繼國勢稍衰永祿六年毛利

氏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大兵入雲州攻白旗  
 城拔之義久與弟倫久以兵二萬襲毛利營出其不  
 意幾克隆景急勒兵力戰及為所敗皆奔追急義久  
 兄弟危幸盛乃領騎士二百為一隊止拒之自斬敵  
 七人義久兄弟乃得脫歸九年毛利元就親將再入  
 雲州次洗谷分兵絕糧道塞接路欲持久而降之雲  
 州糧匱國勢益蹙將士日散諸城不守數月乃所  
 餘富田城一耳幸盛計其難振乃勸主降於是毛利  
 氏以義久歸遂為寓公幸盛及至藪州餘將士亦多  
 降為臣於毛利氏而尼子氏亡幸盛乃心獨陰圖復

之無何託事出之丹後先是因州山名禪高為其臣  
 武田豊前所逐喪在丹後遇幸盛遊杯酒相歡幸盛  
 乃陰思念因與我接疆僮助此人使得復歸曰遂為  
 後圖今安知不為之奇貨乎酒酣乃問禪高曰若今  
 舉君事左祖必應者凡幾人禪高曰可得百七十餘  
 人幸盛曰足矣君之舊國也又豈無抱志待君舉者  
 乎今誠後吾言密謀一志則事在一舉幸盛請後啓  
 行萬一有緩急亡國餘衆散在四方尚八百餘人幸  
 盛在亦可一呼而致君其圖之禪高說於是密招士  
 衆定謀刺日乃與幸盛俱潛入因州幸盛前徇曰舊

君至苟知恩義誰不來屬者且事克有重賞得若干  
 人乃勵衆曰需事無功兵利不在多決死而已士氣  
 倍奮於是犒衆合志鷄鳴起遲明進級火民家武田  
 聞變率兵而出幸盛復約衆曰視吾揮麾直衝彼中  
 斬敵勿舉首級勿視小利唯進無退既而武田衆大  
 聚圍之幸盛率戰且進乘機忽揮曰衝獲敵首邪授  
 我頭邪勇與怯爾皆殊死戰一當萬遂大克之斬武  
 田父子餘追殺且盡乃取鳥城納禪高禪高大喜  
 故為幸盛設席內城使臨以受衆賀已遲次外城推  
 首功也既而幸盛與禪高有隙志不能果復還丹後

初義久族兄勝久初生而父國久以事自殺乳母抱  
 隱幸盛聞其長匿在京師因復奉之圖復國乃俱歸  
 雲州而勝久弟某亦來會於是雲故士散亡在外者  
 稍々來屬時雲諸城已為毛利有會毛利元就大舉  
 西伐九州內虛幸盛乃乘間攻雲諸城陷之進據富  
 戶城元就還遣隆景攻之而城中倉卒乏食無援乞  
 援于織田氏不至隆景察城中飢困故餽米鹽諸物  
 激怒之勝久愧焉無可奈何幸盛百方開糧道亦經  
 日不給出戰亦不利勝久兄弟夜遁敵知之追幸盛  
 止戰而勝久兄弟得脫之隱州既而幸盛入伯耆未

見城復之。援于織田氏。時元就卒。輝元代立。使元春將兵三萬圍之。城中兵寡。外援未至。幸盛屢戰。勢不能支。於是與衆共議。乃佯出降。元春雅重其忠烈。與高尾城居之。而隆景以勝久兄弟在隱州。乃慮後患。欲除之。幸盛知其意。密馳入報於隱州。使夫出途被關吏。怪執為得。幸盛書關吏。告元春。元春欲誅幸盛。幸盛乃逃。送室家於京。身至徂州。迎勝久兄弟。自隱州俱走濃州。岐阜居頃之。幸盛赴京。從明智光秀軍。攻丹州有功。時織田氏既霸中州。遣世子信忠將征和州。信貴城。幸盛請從行。先登獲敵將河合將監由。

此為織田氏所遇。織田氏方患關西多不從命。欲絕其東路。以播州上月為扼吭築城。因令勝久兄弟及幸盛守之。俄而復為毛利氏所陷。勝久兄弟死。為臨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爾爾。幸盛泣曰。死臣分耳。嗚呼。誰為我君報讐者。乃復佯乞降。毛利氏。毛利氏許之。故因赴藝謝恩。而伺間途出備中阿部。而毛利氏乃覺其卒有異志。使人誘致阿部水上。殺之。遂見害。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幸盛須髯甚壯。殺者以為異。剔而藏焉。傳以相視。或云。以其須莖鑽。愈紙穿。如鍼。又相傳阿部民祈其家。截



瘡至今莫不驗焉。昔者蜀漢關雲長壯武而忠。中道而沒。後世頗見感神。至乃所在帝祀焉。厥介既能用其勇而忠志未遂。乃蘊氣烈而強死。靈亦異矣。子孫一族十八人不可謂不盛矣。則祠而安焉。有故哉。

琴泉居記

梁田邦美

東院藏

琴泉者何。匪不琴。琴不泉。泉而信。肖於吾。竅以一其貳也。惟其湍之與絃相值而成聲。相錯而成音。鏗々爲冷々爲。不可知其爲孰影孰蛻矣。此謂神竅。菱田子嘗過空同之麓。倦而息乎樹。其旁有泉。又有琴。在其石上。夜半泉謂琴曰。爾鳴以人。不以天人。弗鼓雖千載。能不啞乎。琴謂泉曰。爾峽而谿。々而澗。石激之風。戛之而後善。鳴亦匪無俟。而自韻也。二者胥詬爭。弗止。湍咽絃欲斷。菱田子忻然笑曰。刺虎者。卞後無聞。乃弟收而并獲之。以命其居。

茶室記

服天游

号蘇門 平安人

自唐陸鴻漸創倡茗理。後之好事士。承其臭味。而相祖述。清晨朗夕。敲氷煮月。誠逸人高趣。燕居雅賞也。而於我東方。則風尚殊。軼于中土。以故其自室中。位置至賓主儀節。討論潤色。無復餘蘊。乃稱之爲茶道。爵爲世典禮。可謂盛矣。抑物盛而衰。理固然也。及輓

近世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蓋世之稱茶人者。多  
 是其意不在茶。乃旁趨他歧。或事鹽梅。尊鼓之品。深  
 或夸。置董蠹簡之難得。非口腹煩人。則又玩物喪志。  
 甚者。至于由此糜財傾貲。遂乃家敗產蕩。糊口四方  
 也。雖然。此猶止於惑溺所致。自取其敗耳。未至為名  
 教辜人也。世更有一種賤丈夫。托名好古癖。實意存  
 居貨。因旁觀其所以。乃竊倣龍斷罔利之黠計。而巧  
 銜舜梳孔席。以欺人。其可賤可惡。莫是為甚。可謂斯  
 道之大厄也。予友山本順正翁者。醫生也。濟世之暇。  
 篤好茗理。然其好之也。大異乎時流之撰。蓋自謂老

後多閑暇。聊藉此以為消遣具耳。所謂為之猶賢乎  
 已者也。其志既若是。以故其邀同志而相賞會也。蕭  
 然一室。具不必擇饌。不必設所貴。特在一味茗而已。  
 夫習俗所移。雖豪杰或不免焉。而今翁乃能蟬脫於  
 污濁中。涅而不緇者。豈可不為之拊髀嗟賞哉。近翁  
 屬予以茶室記。予謝不敏。不可乃謂之曰。豈有他說  
 哉。予所嘗為翁拊髀嗟賞者。是以以為記。歟。遂乃書  
 此以贈之。

看雲樓記

江村綬

士祥所居。扁以看雲二字。而乞余題言。余忖度其所

以名之義。不知果得士祥心否。古者有分至觀雲以  
占年之豐凶。蓋保章氏所司。非士祥職也。華陽山雲  
看可怡悅。亦唯隱士而後可朝夕焉。士祥今當閉戶  
雖欲之乎。其勢不可得也。狄梁公登大行之山。見雲  
念親而士祥生。未嘗離。嘉納杜少陵亦曰。憶弟看雲  
白書眠。時是板蕩。兄弟分離。云。余清時何有此歎。安  
之。此數者。並非士祥之倫也。然則士祥所以名之。可  
知耳。士祥工於詩者矣。其每構思。拈筆意興所發。搜  
索所至。奇正常變。遠近無遺。其集散離合。亦猶雲之  
不可端倪焉。夫觸石而起。駕風而出。捧日翳月。釀雨

篩雪。襯青煙。粧紅霞。舒則黯澹千里。卷則太宇一碧。  
為白衣成蒼狗。藏雷役龍。金枝玉葉。郁々紛々。加之  
山雲蓬勃。水雲魚鱗。春雲如油。夏雲似峯。秋雲離飛。  
冬雲同色。變幻杳渺。倏忽生滅。雲之幻妙。其可見者  
如此。而士祥悉收。取以為詩之運用者。非耶。雖然。有  
說也。雲實無定狀。固不可把捉也。然而其本源。必有  
一定之理。是以能為其妙用。不可窮極者如此矣。詩  
亦然哉。詩亦然哉。書之贈士祥。不知士祥點頭乎否。

觀鸞堂記

巖垣彥明

吾友東臯永處士。臨池家。白眉。譽布海內。扁其堂曰。

觀鸞堂僅方丈。藏書數千卷。其他列文房具一二耳。無有園池之構。禽鳥之蓄也。有客嘲之曰。臨池無池。觀鸞無鸞。何命名之妄也。處士哂而不言。余偶在坐。代對之曰。處士博學君子。潛德韜光。專精搦管。其意可知矣。王右軍稱千古書聖。而性甚愛鸞。即會稽山陰有觀鸞池。後世李羣玉亦善書。養鸞又張籍詩云。有地惟栽竹。無池亦養鸞。是皆欽慕山陰高風者也。鸞云鸞云。羽毛之云乎哉。池云池云。陂水之云乎哉。蓋處士所慕在。此不在彼也。處士方燕居愉々之際。冥想山陰寫經之時。則高雅有君風流道士及雪毛

之禽。清漣之陂。恍々乎如在其目。睫矣。於是怡然揮毫。粲然盈帛。畫々精神。字々飛動。八法十體。唯意所適。勁健道美。接武晉賢。超然物表。且暮千古將安用。彼池鸞客曰。善。余乃顧處士。又哂而不言。

舍利記

物茂卿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目卒大痛。若有珠。輟箸起。走室中。弗止。少頃。已迺食。輒又大痛。不可忍。手奉持之。頰于案。有物迸而墜。硃然也。視之。瑩々然舍利也。迺鷄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

皆目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龕奉之  
 事噴乃聞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嫗舊給使予家者  
 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  
 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廝役私為其夫唯責而莫  
 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塞者卒  
 間聞一婦人為耳矣蓋鮫木蚌蛤皆產珠然鮫大蚌  
 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  
 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迺不知寶之但  
 以為醫藥耳今麴坊婦藉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  
 則以為宿世善所使亦可迺或為姦僧誑惑請張為

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所顧忌邪則謂  
 之魔緣亦可是未可知也儒者迺曰舍利亦鮫大蚌  
 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  
 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為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  
 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為非真麟段使浮屠者  
 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恒出人孰識其真者豈舍利  
 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  
 服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  
 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鮫大蚌蛤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出舍利天道冥々孰識其

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通謂麟鳳龜龍不為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黜坊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淳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養老石記

木貞幹

細川孚軒君出一卷石示幹曰。斯石不盈尺而一峯崔嵬于左。兩山列施于右。有瀑懸峯半。潛伏不見有水出山間。縈迴而去。縮十仞於數寸。收一流於一掬。山水之觀近在几席之間。此我之所以養目也。子為

我名之。因名求實。庶幾有警于我心焉。幹竦立而言曰。善哉君之問也。名有數般。有以德命者。有以類命者。以類命者。請先以類言之。幹聞。濃州有瀑泉。落崖數十百丈。泊然而止。相距數十里。至江州。醒井湧為清流。國史所載。養老元年。濃州出醴泉。世之所謂養老瀑也。斯石有類于此。宜以養老名之。幹又述養老之說。勉之以德。原夫養老之義尚矣。庠之上下。序之東西。右學左學。東膠。虞庠。有虞三代之養老也。伯夷太公。居海歸來。西伯之養老也。曾子承志。老萊悅心。賢者之養老也。然有虞三代者。老人之老也。曾子老

菜老吾之老也。老吾之老內而近矣。老人之老外而遠矣。未有誠於內而不動於外者。未有近者不悅而遠者能化者。也是以君子近求於己而遠及於物焉。乎軒君家有北堂之親。定省溫清之勤。脂膏滸滸之具。無不備焉。然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致誠底豫。洞々屬々。如執玉如奉盈。而視於無形。察於未然。此君子根於心之孝也。夫心者虛也。感物而動。視為之則。故古之人戶牖器物。有銘自警。無所見而不脩省也。乎軒君日對此石而養老之義。則於視根於心。須臾不忘。則奚翅養目之謂而已。其所以養德。復求於外也。

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之玉成其德也可期也矣。嗟夫石者堅剛之物。而山者靜壽之象也。養老之誠。確乎不轉。則北堂之貞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永得福應者也。幹復諗曰。君之以乎名軒也。亦可求其實也。夫乎信之實於中也。易之贊中乎也。信及豚魚。言乎信之至。物猶感化。而况天倫之至親而可不底豫哉。乎軒君乎。盈在承其志。乎。雖足踴悅其心。則養老之實。庶幾可及。賢者之孝也。歟。君姓源名某字公華。乎軒其號。肥州細川氏支別也。

摸詩仙堂琴記

巖恭

其生所藏琴世所謂詩仙堂樣者摸丈山翁遺愛之  
器也。譜余為記。翁姓石川。初名重之。為江府麾下  
之士。以勇力稱為浪速。後離隊。獨騁入壘。獲首級而  
還。以不循軍政。被黜。尉役。後棄祿而去。屏跡於京東  
北赤山之下。折節讀書。耽嗜歌詩。又巧於書。更名  
凹字。犬山。與林道春父子。野間三竹等。相友善。數譽  
藉甚。辟命屢至。不出。歌咏見不復度鴨川之意。優游  
泉石。以終焉。嘗得明陳眉公琴絃。唱寄懷。又擇漢唐  
以來三十六人。其詩各一首。作白木榜。令狩野守信  
猫像翁。自隸書其上。今揭於四摺。名曰詩仙堂。因自

為別號。曰六六山人。享保中。文公為  
上皇幸林井寺。訪其遺跡。咏和歌。以稱賞。扈從詞臣  
奉和頗多矣。後製雲錦琴囊。以賜焉。命守者珍藏傳  
永世。時人為榮云。余嘗游詩仙堂。見床上琴。仍存悚  
然。起敬。恍聽謾謾松下清風。思同其考槃也。而今恒  
坐府學。教授多懋。惟日不足。偶觀此摸琴。有感。昔游  
因盥漱。謹為記云。

登富士山記

澤元愷

維昔地湧而山出。為遂滙為淡海。屹者富士。淡海之  
大千里。富士跨四國。山高四十里。海之最深處。即自



日本文庫 卷之三  
沙支村。至回馬夷陵十有二里。阪有衡門。過此可三  
里。途窮北折而六里。抵中宮祠。登者受杖於此。雜樹  
茂草鬱然森布。是為山腰。崢嶸逶迤以登。又十里許。  
曰沙篩坂。自坂以上所謂四十里。削成而四方者也。  
望之兀然壁峭。無草樹。無正路。沙石處々見山骨。可  
踰者不可踰者。羊腸萬折。但守先導之武。以轉趾鬆  
脆之石。或泐而碎於脚底。步少輪退。將僵而杖扶焉。  
仰之三峯在顛上。一眺而可至矣。余神先飛足之不  
進。十弓幾十里。日夕入石室而息。導者出纊衣以  
授服。時維七月。尚寒於十月矣。余適出室而瞰雲間。

焯々然。正是玉兔浴海之時也。不覺大呼。稱快。須臾  
三竿。世界變為銀地。是不知白雲停而不動。但見積  
素三尺。萬有為白玉已。而此山孤立于太虛。真如一  
朶芙蓉湧出大銀海中。也。豈又有如是觀哉。又登五  
六里。愈寒。愈疑積雪耳。乃宿第七合之室。合猶言級  
也。四十里為一外。十折為合。每合置室々。大丈許。高  
五六尺。板屋四柱。磚石固封。所置遠近。倚巖勢之可  
倚。登者以息。以宿。以辟風雨。云夜半飢畢。乃護山愈  
僻。而曲愈逼。前者後者。頂踵不能尺也。八合九合。峻  
極。尙僕匍匐。且登且息。呼吸將通。帝座耶。悚然疑立。

顧曰。我無仙骨。韓子之哭不可謂也。反顧東方。初如發丹竈。比至絕頂。丹流不知幾千萬里。非烟非雲。蓋海影與顛氣相映也。喘定神王。振衣瞪然。以縱觀焉。意亦何壯。乃入室以憇。頂上之室十餘。連簷皆小。於路傍者。記曰。貞觀十一年。竇頂建祠。今唯存衡門。導者告報曰。曦車將出。温苦急。起望之。紫杰之中。顛氣輝々。金縷萬條。倒射余衣。熟眎之。輪轉如飛。金縷琴亂。服睛將熏。實一大奇觀也。漸升大如盤盂。而下界猶且朏明。縹緲之際。海色淡黃。始知古人登岱詩有黃海句。遂行八葉。此山一名芙蓉。故有此稱。三峯隆

起。正中陷為池。乃傍池而行也。相傳初有永。而竹木蔭蔽。寶永焰發之後。水涸。今唯寫窅而已。約往二十餘丈。深數十仞。一覽意盡。三峯最高。為中臺。又名雷電巖。不可攀也。巖下南轉而行。數百步。巖巒相連。又不可攀者。名曰駒峯。有石窟。置金馬。余詫曰。聖德太子。騎甲斐驪。始登此山。故事歟。不然陸遜所得巴滇馬類已。守者茫莫。以答焉。懸梯以登。下則銚子口也。池缺而沙流。故名。東南之角。寶永峯在脚下。寶永年。陽焰噴發。雨沙石於千里外。歇則山之瘤見云。俯臨咫尺。傍有發焰之穴。問之曰。距此六里。嶮甚。未嘗聞

有至者以沮人意故不果注也。西南絕險有劍峯。手  
 捫石坎而踵半外垂者二十餘步。過此平坦。踏凍雪  
 而行。嗚呼萬古雪尚存。耶身在水晶宮裏。詎知人間  
 苦熱。池邊處々置金人。又構小堂。側有玉井。僅々  
 盆大。不竭不溢。人以為靈。乃破堅冰而飲。冽甚寒氣  
 徹骨。凡骨竟不得久留。欲下復驚。睥四面猶且銀海。  
 唯甲之二山見其顛如島嶼。然問之不知。蓋聞黑駒  
 白嶺之椒。眠富士於正南。是耶。下而二三合。雲間覲  
 函根之湖。尚在屣履之間。下路嶮急。足之使目不遑  
 應接。時一回首。由膝維衆山。如線者酒川。導出所齎。

草鞋以授。厚可二寸。大如盤。着之似扭。美若或一躡  
 銜。走數十丈。或止不心。僵而後止。六合已下。繩路一  
 條。直下十有餘里。曰沙拂坂。即沙筋南也。植杖以暇  
 前行。人一瞬十里。忽如嬰兒。杳如鏡中之象。疾於走  
 盤之丸。比下回馬坂。日正晡時。適昨躋坂之時也。擡  
 頭回顧。三峯峻嶒而立。天表未嘗不恍然自失也。聞  
 之羣嶽之長。為岱宗封者七十。以為至極。其記云。自  
 下至顛。凡四十里。日觀峯觀日於鷄鳴。此山中宮。而  
 上四十里。踞顛於半夜。何況容貌絕美。其孰企及。蓋  
 天地間獨我。

天皇萬古一姓。莫有革命者。是其無疆之鎮。亦有與于茲哉。特立于天下。而無比倫。不亦宜乎。

遊松島記

澤元愷

發塩竈村。舟行十餘里。乃抵松島。松島在海之灣。之幅貞十有二里。總名曰松島。其布星列。洲嶼之麓。不億鬱々然。磊落其間者。蓋八十洲。云民家作村里者十數。洲名踴最著者。為雄島。為羅島。為御島。為寒潭。為宮戸。為揚柳洲。為冠子洲。若夫蟾蜍。小嶋。鼻雀。浮龜。以形得名者也。其餘似鼻。似耳。似研。似圈。種種不遑枚舉。壹皆松樹楚々茂立。是其所以得名也。右

接左應。此對彼往。名踴且不能悉記。記之鄙陋。不足舉錄也。御島有橋而通島中。有古碑。宋僧一山所筆也。相傳日本武尊東巡之日。次于此島。故其名最著。與御島相對。崢嶸于水次者。曰落雁峯。挂鐘島。藤秀衡治水軍之處。觀月墩。有邦君游息之居。名曰觀瀾。舍舟而登。則有佛寺。瑞巖禪寺。最巨麗。三都所罕見也。行而登富春之山。山距松島村。可有十五里。有寺曰大仰。記云。大同中。田村藤公所創也。既至。日已西。落因請宿。翌復烟瘴晦塞。望之洲嶼。明滅若存若亡。悵然多時。俯仰一室。悶亦已甚。日已停午。寺僧告曰。

可望矣。遠登佛殿以觀焉。烟歛雲開。一覽萬狀。嗚呼。海內之巨觀。天造之妙境哉。蓋東方日月精華所聚。抑是耶。上古神聖所宅。抑是耶。前日所見。碧玉盤之上。今則點々錯落。如碁勢相爭。然其間魚龍出沒。鳧雁翱翔。雨暘晦明。陰陽晝夜。變化倏忽。不可端倪者。耶。宮戶寒潭。諸大洲之外。森々無際。海舶來湊。以通有無。則蒼生之利用有焉。富乎此山。土人艷稱。松島風光。咸聚于此。山美信矣。近瞰林麓。懸崖萬仞。索度尋撞。有時乎施焉。亦寰外之想耳。若夫風伯怒號。海若盪涌。波浪如山。洶々然。与松濤相答。夜破旅客之

夢。亦令人夢寐不忘哉。余宿富山。僅記其萬一者。如此。

登鐵拐峯記

梁田邦美

壬寅。殊九月四日。余與速水大屋。二生。及兒萬流。買舟。指須磨而往。須磨距赤石。水陸各十八里。陸乃走兵庫道。舟行沿瀕。而東地勢抱海。負山而鐵拐峯。甲諸山。其麓有三谷。自東當第一者。曰一谷。實壽永之亂。平宗盛等所據要害處。攝播之間。有小溪。曰界川。川內百餘步。有梅一株。秋葉盡脫。古木槎牙。相傳梶原景季。臨與平軍戰。折花插簪。世所謂簪梅者。因命

其地曰梅鼻。鼻方言猶曰背。川東僅三里有平敦盛  
 墓。建浮屠氏。五大輪石塔。高數尺。石面有字。隱々不  
 可讀。又聚沙其旁。為小塔百十。蓋婦女豎子輩。吊言  
 者之為耳。自墓而東。直行一里。左折入福祥寺。門前  
 有大櫻樹。所謂若木櫻者。國訓若讀為弱。舊幹繞死  
 新葉復生。雖經數百載。天々有穉色。故號弱木。其四  
 旁有厲。不許闌入。擅折寺置觀世音。其背有敦盛影  
 堂。影乃繪画。介胃跨連錢馬。画法陋劣。不足觀。熊谷  
 直實所親。馬云其餘曰小櫻。鎧曰青葉。笛遺物數品。  
 不可信。但野史所載雜劇。所演爛熟人心目。夫淡粧

織眉如閨媛宮娃者。五百年猶且莫也。過其墓。觀其  
 頭。不得不愴々為色之薰人甚矣。我寺南有鐘樓。樓  
 西南有徑通一谷。谷中皆白沙。廣率容兩軌。左右斷  
 崖。赤壁如削。松大小千萬本。蒼翠欲滴。西有壯隆而  
 坦曰內裏。乃

安德帝行在所也。平相國罪惡貫盈。上天殄滅其子  
 臣。雖挾

少帝守寶釜。驅十五國新附之兵。以薄上都。欲一恢  
 復。而其勢不可復振矣。遂使幼冲無知之主。羅斯百  
 凶。如迷失子女。轉死溝壑。無所歸。於戲。戚家大臣。關

係邦基者可不懼哉。自北而北，上路窄狹，下臨深谷，紅蕩碧荔，與石縈帶，澗水瀨々鳴行，可二百步有怪松，號鐘懸松，相傳源義經襲一谷道出山田邑，辨慶入邑中寺，挈鐘而後，及將卒絕山下，乃懸諸枝鼓之，云松大二圍，虬龍屈蟠，蒼鬱障日，其蔭可坐五七人，自松少左而推，迤益盤嶮，草篠矮脆，無可攀援，往往蒲伏而上，乃鐵枒峯也。其顛東南臨海，下視無垠，是日也，風息浪穩，澄藍如熨，帆影近遠，凝然不動。高野葛城，凡南中名岳，高低迤邐，彷彿煙霧間，摩耶白旗，諸峯連壤接界，皆可俯而撮其髻矣。既而夕陽春

溪風震林木，凜乎不可居。乃抵舟中，舖啜呷，舫酣呼而歸。夜將二鼓矣，余少宦美濃，登巖戶山，觀養老瀑泉，後以疾辭，羸衣食于東都十數年，今而得伸登臨之志，可不謂有幸乎。遂記其槩以示同游，又欲以夸東都，故人有濟勝之材而未得一止一壑者。

海雪游記

平玄中

久矣，余之夢寐於海雪之勝也。乃天之弗雨，三閱月，都下風塵而霾，雨猶且不可得，而况雪乎。歲庚辛之交，余僑廬火越，十有一日，守秀緯之居亦火，二人者相逢乎途而笑，何造物之見忌。至斯極哉，有奇福者。

必有奇禍。顧文人百六。何所徼其福邪。二十一日大雪。則災之已罹。未罹者皆驩然。乎不復罹焉。余亦拍掌大叫。福果奇哉。乃拉秀縵而注。滕維迪從。買一舫。航于大橋之下。載以酒。篙工操之如飛。夾岸瓊屋瑤舍。亦向後飛也。轉眄之間。過三义口。而為渺粟乎鏡中矣。紜々乎哉。飄簫也邪。叩顧上下。莫不昏爾。俯舫焉。則花絮從濤底來。邪。仰之疑彼海龍王。如意寶。所雨者。如此其夥矣。福果奇哉。造物亦何忌我乎。大氏觀乎雪。莫如樓焉。而奈其不可行。何行乎雪。筇則疲且齷齪哉。轎雖逸乎。奈其獨何。昏不速也。馬速哉。不亦

勞乎。唯舟以樓行邪。况可以偕游乎。廣莫之中。可以同賞乎。千里之外。樓莫若也。賞乎海者。以春邪。晴連文漪。媚則媚矣。何所得花柳。以稱春哉。以月邪。擊空明。沂流光。乃甚於繽紛之觀哉。故賞海以雪者。兼月花之美。重之以壯思。今我儕又益壯之。以酒更酌。以敵寒。雪益甚。則益酌。弗已。酒盡焉。而二人者皆醉矣。乃相與藉臥于蓬中。而不知篙工之載我。以還也。

溫泉記行

芥煥

余幼而多病。二三年來。痔為奇。百方無驗。或勸余浴馬山溫泉。因求林文公堀杏菴及僧元政所著溫泉



記行者讀之私心大說。今年九月頗得餘暇。於是決  
意家弟請送之。各帶一僕。二十一日垂午發京石。伯  
卿送別至高瀨。共泛小舟。赴伏陽。伯卿贈詩談笑歡  
甚。余數辭。伯卿乃上岸而歸。日暮至伏陽。上岸  
少憩。時風烈雨來。初更發舟向神崎。翼日未明。乃著  
神崎。雨愈甚。於是棄舟就途。經伊丹向小濱。一路泥  
濘。往々没胫。申時雨霽。纔至小濱。則脚痛身倦。不能  
再步。乃宿客店。其明日發小濱。土人曰。小濱已往。路  
最險惡難步。於是余兄弟藍輿而行。行望武庫山渡  
武庫水。回轉沿水而上。輿上安穩。比之嚮者。展轉泥

中者。不啻霄壤。已而路狹而險。水激而淺。回轉渡水  
者。不知其數。元政紀行中所謂懸岩削壁。石路磊砢。  
流水滑々。如怒如號。涉流如往復。返者是也。已而轉  
入山路。路益險。輻夫息喘。汗流余為之不樂。數里至  
湯山。乃賃一樓而居。館主人飯而待之。日晡而一就  
溫泉。溫泉在山腹底平之處。即古昔溫泉宮之跡也。溫  
泉方盤數丈。局分爲二泉。則相通。號曰一湯二湯。監浴  
客浴次出入。皆是女子。老少各二十人。其少者率有  
姿色。善歌。浴次之暇。客延之。則來陪酒云。其地三邊  
皆山。西北山而小。遠。南北有二水。旱而不枯。以其地

不可井。寬而深之。土人數千。加之浴客常不下數千。汲之家。給人足。下流浸溉田地。可謂奇矣。客館統溫泉。列峙。遠者至數百步。為其地狹隘。皆樓而延客。樓皆三層。往々對山。臨水。浴客皆暇。莫不彈箏吹管。六博鬪草。日夕歌聲達朝。殆與洛陽南市北里無異也。其人無農。以其地不可田也。客店外多工。竹土。絲土。鍛冶。筆人。其器苦惡。謾浴客射利。而其上品者亦他方所無也。其寺觀則溫泉寺為最。即藥師如來為衆生出。溫泉。林公記中所陳者也。浴客日詣祈祝。藥師堂。後有極樂寺。其北有清涼院。院庭有關白溫泉遺跡。無泉。相傳關白豐公浴溫泉之日。造宮於此。寬而通溫泉。入浴。余常伏關白神武身起。奴隸混一海內。而恨其貽厥有闕焉。至此處。復發浩歎云。其山嶽則落葉山。山小而高。上之則溫泉。邑居寺觀。可掌運之矣。山下有善福寺。門臨溪流。清幽可愛。南沿溪而入。僧舍往々而在。又南里許。有瀑布。懸崖削立。飛泉鏘鏗。名鼓峽。其詳別具記文。愛宕山最高。而有愛宕神祠。元政記曰。山上望見洛之愛宕山。余登而試之。山勢重疊。不可得而望也。余既浴溫泉數日。以登山尋水為事。心神安慰。氣力清健。同館有備陽熊生田生。

跡無泉。相傳關白豐公浴溫泉之日。造宮於此。寬而通溫泉。入浴。余常伏關白神武身起。奴隸混一海內。而恨其貽厥有闕焉。至此處。復發浩歎云。其山嶽則落葉山。山小而高。上之則溫泉。邑居寺觀。可掌運之矣。山下有善福寺。門臨溪流。清幽可愛。南沿溪而入。僧舍往々而在。又南里許。有瀑布。懸崖削立。飛泉鏘鏗。名鼓峽。其詳別具記文。愛宕山最高。而有愛宕神祠。元政記曰。山上望見洛之愛宕山。余登而試之。山勢重疊。不可得而望也。余既浴溫泉數日。以登山尋水為事。心神安慰。氣力清健。同館有備陽熊生田生。

技生相得爲友。日親三子問余曰。溫泉之理如何。余曰。不知。三子曰。吾聞子好讀書。披覽如渴。安有不知之理乎。余曰。述往藉所載乎。君輩所慣聞也。夫所謂硫黃鐵氣溫泉陰火之說。其論則高矣美矣。而余惡能辨白其紛紜哉。夫天地之間。陰陽相逼。五行相蕩。其態其狀。皆不可知者也。而溫泉治疾。千年已來。久試實驗。尚何疑之。余數浴試之。則消食順氣。溫寒燥濕。要之虛人不堪。毒氣必有其損。且余在洛家事如織。不得專精典籍。此際浴湯之外。更無別事。縱意探歷。亦溫泉之賜也。三子皆曰。善。於是情好日密。或歌

或話已。而余歸期已逼。將辭馬山而歸焉。三子惜別。苦留余。兄弟亦不忍相離。又留一日。十月九日。遂發馬山。三子相送至京口。惆悵移時。乃去。余兄弟依舊藍輿而行。行至小濱。其間山水之奇。若未嘗經歷者。應接不暇也。小濱已往。乘輿而步行。纔數里。雲暗風寒。雨脚急至。雨傘折骨。踣蹌而步。比之來時之險。其苦有加。余不堪。因遙望一田家。因就之。而憇。王翁煮茶而待。余問此地名何。王翁曰。村名鷄方隸。池田。余問歲。王翁指庭曰。公看。為穗。今年海內大蝗。此地頗甚。無食無衣。何以卒歲。余悽然良久。少而就途。雨愈

甚至瀨川驛。乃藍輿而行。日暮至郡山驛而宿。其明日發郡山。雨尚不已。行渡芥川。蓋戰國之世。余先祖據有此地。余謂弟曰。先祖為一城之主。子孫為徒步之人。亦不可慚乎。弟曰。亦唯天運非耶。先祖以武子孫。以文先祖。有封侯之官。子孫有學才之美。要之孰與仲多也。日午至山寄而憇。山寄古河陽之地。有八幡祠。且多古蹟。余欲詣之。雨中艱步。以故止行。至桂水。雨乃霽。比散愛宕。雲際弄奇。小慰旅懷。日暮入浴歸家。則初更也。拜太夫人無恙之狀。欣然忘疲云。凡溫泉之遊。馬山奇勝。探歷畧盡。得記二篇。詩四十

餘首。但往還路上。為雨所苦。路上寺觀古跡。不能一探。此為恨耳。歸家後。痔頗得快。未能全治。顧元政再游溫泉。其所患當否。不可知也。余所患痼疾。若能愈之。則雖以千里之遠。勉強將行。况馬山風景可愛。且去洛不過二日程。明年又將試再遊。不然棲々風塵中。則為元政所笑焉。

遊法輪寺記

細合方明

山川之麗。必言

帝里言

帝里則必言

嵯峨言。嵯峨則必言。嵐山。凡人之遊焉者。臨川望山。始稱奇絕。既而登山。俯川。又增奇絕。在其山腹。領奇

絕者。蓋法輪寺方丈北軒。莫之若也。其所望它山而為我有亦奇哉。它山則遠者愛宕在西北為最高頂。宮勝軍蒼翠蒼鬱。正面月輪在愛蕩東翠微鷹梅模。三尾北亘月輪以櫻鷹以霜葉谷名高僧名賢所為。肇造栖隱其擁天龍寺者龜山也。蓋有離宮墟云山連而東塔湧出為大内是。

寬平上皇所宮因稱御室後仁和中建寺以年為名。至今法親王嗣焉及鹿苑龍安諸寺負山山若繼者皆小而佳不能曠述遠則二北如意北東相映帶耳。川一而有二名源北出自丹波嵐山前東流處呼曰。

大堰迴山而南折處曰挂流合淀川其架大堰橋名

度月度月而北走清涼寺道也赤松表列古色可愛

差我古以野名 帝遊獵地營離宮稱 廟號

於變佛刹民居矣區分南北此其交也寺所謂栖霞觀趾距此里許凡屬北區者目力之所不及姑置焉。橋東南嚮臨川而門即臨川寺也其東督航角倉氏。解舍農商聚落多鬻材家材為筏下川也橋西北隅為天龍寺隔川而近唯見林耳臨川天龍共夢窓國師所創也傍川而西有三戶茶店者遊者多憩焉橋以東禁漁故以西而下網垂釣香魚尤美為膾下酒。

亦遊者一適也。蓋

水尾廟觀魚地云。時有搢紳公子。泛舟奏樂。詠歌比之。

延喜宸遊。御堂公宴存十一。於千百他遊者。詭浪笑

傲。無論也。予始與今法輪。雲臥上人。一見如舊相識。

再訪而宿。弛禁陪笑。歲辛丑中秋前二夕也。雖不甚

清光。亦唯時乎。然軒獨不得受月。則下而立橋。仰之

月。及出嵐山東南。微雲點綴之中。輝映山川樹竹寺

境村落。乃轉眄東北。則有一松林。傳言

高倉帝密詔所。物色逃姬小督慶亦夜月之一感也。

嵐山不甚高而長。其麓有操谷祠。川中有千禽潭。記

宮婢橫笛事。可哀。稍西有大悲閣。戶灘瀑。諸名蹟。若

夫隱君子者。所欽慕焉。近則角倉氏中興祖碑。巍然

表其疏鑿功也。其巔有香西城墟。其趾到東折南。桂

聖而窮矣。腰帶一流。如前所。言甚佳處也。方丈上為

本堂。安薩埵釋道昌營焉。實千年靈場也。

龜山帝勅栽千樹。櫻摹吉野云。於今故株新蘗。花時

盛觀。又有霜葉。宜秋。皆詠歌家者流之所愛。蓋是環

繞此軒者。而為憇店者。泛舟者之有。亦復奇哉。寺舊

名曰葛井。上人自河內葛井寺轉住。因併自號葛井

仙人幾乎得其所美。上人名胎叫字東瑞。隸仁和宮。藉叙權僧正法印。時年六十又六。道骨文心。不挾貴長。蓋方外之傑也。

遊宮瀧記

釋淨壽

伊終南  
伊報人

余之再遊和州。是為丁丑歲夏四月。池伯規請遊宮瀧。為越五月十四日。鷄鳴而起。泚生及諸子相與偕行。右夫山左婦山。迥流而東。十四五里許。抵於怪石。奇巖如壁立者。所謂宮瀧也。傳言

天智帝置行宮于此。故名焉。其兩岸相距。裁丈許。於為架橋。橋編松為席。緣以其葉。置衡兩崖。以承未嘗

柱焉。所謂柴橋也。信之棧道。甲之椽橋。吾不知其何如也。其岸石惟一片。亘千數里。鑿而為川。水行其上。川甚窄。水益驕。俯瞰絕澗矣。有水戲于茲者。謂之棧。巖其為戲也。裸體巖上。兩臂垂屬於腋。兩脚展而相倚。而後顛墜于淵。少為開張。四肢泛然見于下流。當飛之時。頭若少歪。則身為齋。云余聞之。寒心謂危哉。戲乎。何戲之云。雖就於地。無以異也。吾不欲觀之。橋而上。有窩窩受水也。突焉。旋焉。湧焉。流焉。可觀。居民多鬻材木者。伐之為筏。沒焉。至於突旋之處。或控或磬。斷而後續。過橋而往。順流而下。悠然而逝。如調馬

然日午入山舍而息且飲泚生設焉於是遊象谷將  
 入有橋跨澗曰外象半朽過之一里許得神門路左  
 扁曰櫻木之宮入門則橋橋下沫々有聲者乃象川  
 也祠坐東朝西世謂之護痘之神云少憩而返返則  
 有舟繫之岸下蓋池生在焉待之云下來就舟余云  
 何從云躡崖而下余云崖可攀云否試下足則承焉  
 殆如拾級始而望之以為難企及就之乃遂易々益  
 感其奇於是一行相與坐乎舟中咸謂樂哉余云非  
必絲與行山水有清音左氏賦之前昭明誦之於後  
 良有以也今日之遊可併稱焉或倚舷掬水濯熱洗

面或俯仰縱目觀夫水至清而深遊魚澆澗歷々可  
 數或見間花幽草點綴乎石罅下之一里許清泉噴  
 激於南岸者乃象川投于芳野川也其側老樹參天  
 古石蒙蘚翳然濠濮間之趣真葦北苑洪谷子得意  
 之筆乃知趙子不我欺也益下有網魚者余見而歎  
 曰有是哉術不可不慎我見其人齒已缺矣年不下  
 五十嗚呼人世幾許治生亦多方不為活物而殺之  
 為乎持咒咒之則一頭之不能得也抵猶井嶮嶮品品屹  
 立中流水益激舟人盡力掉舟而過復停崖下煎茶  
 置果興彌高遊益樂顧視東方月出皎兮一行咸謂



此雖孺子遊於赤壁亦何加焉若罷解纜須臾抵大海寺之下舍舟登岸返則昏矣若其大龍夏箕國軸西河五窟等繼常有遊且記云

城山觀梅記

釋顯常

号大典 近江人

城山所跨七八里樹以桃而梅居三之一此桃花都人士女遊觀之盛雖玄都觀殆不如也歲以為常獨梅之花也東風料峭冷淡物色祇足以裝吾儕索莫之懷而已庚辰之冬余寓伏水聖恩寺卒及改歲將以其間尋梅且覽城山古趾約一老宿引之屬春寒至二月始花又值陰雨加以予有病不果越十有八

日天晴病亦已乃使人要老宿老宿不在憮然恨佳期之失不可復也會文亮者至云與相引得灰心復起午齋訖余及樹志二子先文亮出寺傍御香祠而東也地益高望益廣南眺長江大澤峯巒抱之西則愛宕以南諸山羅立限以澗水而男山又孤出其南莫不方來應接而所歷杯野待々梅花競發飄如素練抹如朱霞雙眼既眩遠近矣行數百步至一寺曰龍雲徒倚殿堂外美其能占勝地舍而東得一阜是為宇治臺以其與宇治正相向也蒼松翳天爽塏可愛每至挑花架屋肆造為遊燕之所而今乃幽間遠

關使吾儕踞松根恣心目所聘見宇治水吐于蒼山  
 之間勢如長蛇右與小倉湖相並白波潑漫接天一  
 堤迤邐亘之以路大和與二三子摩指地方處所久  
 之乃下下而東數十步又得一阜止是為治部臺古  
 石田治部少輔所即云上廣平為隴畝梅花益多芳  
 香襲久不知吾勝義根頓擯入色香界也行且窮尋  
 一小溪而下之即城山口也古道猶存循之紆回數  
 里文亮為指示古樓臺所在嗟豐臣氏之霸海內也  
 距今未二百歲社稷既絕金湯圯廢松柏被山鳴禽  
 添唱徒見村婦野僮把松葉拾枯乾為耳矣東極歷

紅雪池廣數十丈深碧叵測旱而不涸云及而西北  
 跋涉竟出山則三戶村也旋過隴穿林而北至一庵  
 曰清涼菴僧與文亮識引之堂上飲茶得以止渴息  
 足菴面西遠挹山野俯則梅壑焉復注目久之辭菴  
 西行稍就下遂過梅壑是梅之最多故名正尔爛熳  
 蓋覆恍如雪中行馥郁可以滌蕩人肝腸相與謂曰  
 玄都之觀孰與康嶺之思哉左右眴不已日既傾西  
 南折而歸歸而不能忘命之子墨



